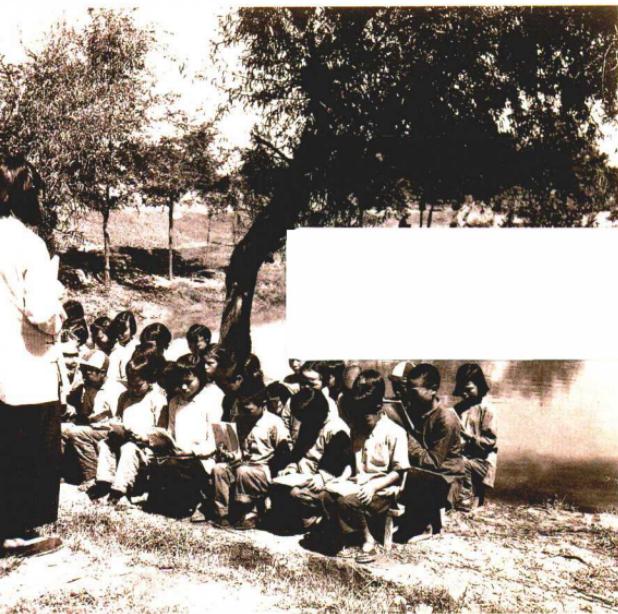


老照片 我的老师

《老照片》编辑部 编



- 我的老师谭其骧
春晖寸草——忆刘瑜老师
怀念叶公超老师
跟陈翰老学外语 徐方
怀念叶公超老师 赵萝蕤
春晖寸草——忆刘瑜老师 张企明
我的老师谭其骧
葛剑雄

75

老照片

温情系列

我的老师

《老照片》编辑部 编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老师 / 《老照片》编辑部编.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6（2018.6重印）
（《老照片》温情系列）
ISBN 978-7-5474-2737-8

I .①我… II .①老…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8377号

《老照片》温情系列
我的老师
《老照片》编辑部编

责任编辑 赵祥斌 张 欢
装帧设计 王 芳

出版人：李文波
出版发行：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http://www.hbcbs.com.cn>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0毫米×203毫米 32开 8印张 58幅图 120千字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30001—50000
ISBN 978-7-5474-2737-8

定价：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1996年底，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丛书一经面世，即以别开生面的图书样式、回望历史的新颖视角，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并引发了风靡全国的“老照片文化热”。《老照片》的成功出版，开启了中国出版业的“读图时代”，相继被业内权威媒体评选为：新中国出版业五十件大事；1978—1998二十年难忘的书；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共和国60年60本书。

作为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老照片》以“定格历史、收藏记忆”为己任，至2018年4月，已出版了118辑，共刊出各种历史照片一万余幅，相关的文字一千万余言，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为百多年来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留下

了一份形象而鲜活的记录。《老照片》出版 20 余年来，这些带有个人记忆温度的文章受到大众读者的喜爱，年长的读者借此印证经历过的历史，回忆过往的岁月。而青少年读者借此从中国社会的变迁中，仰望历史的星空，感受普通民众细腻的家国情怀。

为此，《老照片》编辑部编辑了这套温情系列图书：《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老师》《一封家书》，共四种。其中有些文章从已刊《老照片》中精心挑选适合青少年读者阅读的温暖篇章，文字质朴平实，感情自然真挚。还有一些文章，按照《老照片》的一贯格调，另约稿、辑录了众多名家的作品。如《一封家书》收录了傅雷《写给儿子傅聪的信》、曹文轩《爸爸愿意哄着你长大》等表现父爱的书信；也收录了林徽《写给儿子的两封信》表现母爱的信札，这也是林徽之子、作家止庵首次授权出版。《我的老师》收录了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这篇文章选自本社出版的《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在《老照片》陆续出版 20 年之余，我们冀望与更多的青少年读者一起成长，通过共同翻看《老照片》，开阔阅读视野，增长人生阅历，增添人文情怀。

我们期待这套温情系列，为每位读者开通一条重温往

事的时光隧道，大家在历史时空的穿梭中，向美好的回忆致敬，并从中领略人生旅途中的不同风景。

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部

2018年5月

目 录

开蒙老师吴菱仙 梅兰芳	—— 1
忆常州府中学堂元博师 钱 穆	—— 6
跟陈翰老学外语 徐 方	—— 10
悼丐师 丰子恺	—— 17
怀念赵元任先生 王 力	—— 25
追忆三位中学老师 缪 铖	—— 31
饮水思源 施蛰存	—— 35
钱玄同印象 任访秋	—— 42
我的老师周辅成先生 赵越胜	—— 47
怀念叶公超老师 赵萝蕤	—— 57
我们的老校长 端木蕻良	—— 63

- 我的两位恩师 张进仁 —— 70
难忘的教诲 由衷的感谢 钱三强 —— 77
童年的老师 陈从周 —— 81
我的老师齐白石 娄师白 —— 86
忆念赵敏恒师 沈苏儒 —— 94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 —— 108
我的老师谢孝思先生 冯兰瑞 —— 119
一代孤高百世师
——忆林宰平先生 吴小如 —— 128
徐辉老师这一生 许学芳 —— 134
激情孟夫子 朱永福 —— 141
我的老师 邹启钧 —— 148
我的塾师 陆文夫 —— 153
文章与前额并高 余光中 —— 161
忆郭绍虞先生 鲍史采 —— 171
春晖寸草
——忆刘瑜老师 张企明 —— 176
永远的老师
——怀念郭麟阁教授 柳鸣九 —— 182
华老师，你在哪儿？ 王 蒙 —— 190
我的语文老师 胡 剑 —— 196

我还感觉得到他的手温	钱理群	—— 203
忘不了你，柳老师	马瑞芳	—— 209
难忘当年育花人	史耀增	—— 216
我的老师谭其骧	葛剑雄	—— 221
我心中的老师		
——于漪老师二三事	王厥轩	—— 226
王瑶先生	郭小聪	—— 232

开蒙老师吴菱仙

梅兰芳

我家在庚子年，已经把李铁拐斜街的老屋卖掉了，搬到百顺胡同居住。隔壁住的是杨小楼、徐宝芳两家。后来又搬入徐、杨两家的前院，跟他们同住了好几年。附近有一个私塾，我就在那里读书。后来这个私塾搬到万佛寺湾，我也跟着去继续攻读。

杨老板（小楼）那时已经很有名气了。但是他每天总是黎明即起，不间断地要到一个会馆里的戏台上练武功，吊嗓子。他出门的时间跟我上学的时间差不多，常常抱着送我到书馆。我有时候跨在他的肩上，他口里还讲民间故事给我听，买糖葫芦给我吃，逗我笑乐。隔了十多年，我居然能够和杨大叔同台唱戏，在后台扮戏的时候，我们常



图1 梅兰芳赠与贝熙业的照片（1938年3月26日）。

常谈起旧事，相视而笑。

九岁那年，我到姐夫朱小芬家里学戏。同学有表兄王蕙芳和小芬的弟弟幼芬。吴菱仙是我们开蒙的教师。我第一出戏学的是《战蒲关》。

吴菱仙先生是时小福先生的弟子。时老先生的学生都以仙字排行。吴老先生教我的时候，已经五十岁左右。我那时住在朱家。一早起来，五点钟就带我到城根空旷的地方，遛弯喊嗓。吃过午饭另外请的一位吊嗓子的先生就来了，吊完嗓子再练身段，学唱腔，晚上念本子。一整天除了吃饭、睡觉以外，都有工作。

吴先生教唱的步骤，是先教唱词，词儿背熟，再教唱腔。他坐在椅子上，我站在桌子旁边。他手里拿着一块长形的木质“戒方”，这是预备拍板用的，也是拿来打学生的，但是他并没有打过我。他的教授法是这样的：桌上摆着一摞有“康熙通宝”四个字的白铜大制钱。譬如今天学《三娘教子》里“王春娥坐草堂自思自叹”一段，规定学二十或三十遍，唱一遍拿一个制钱放到一只漆盘内，到了十遍，再把钱送回原处，再翻头。有时候我学到六七遍，实际上已经会了，他还是往下数；有时候我倦了，嘴里哼着，眼睛却不听指挥，慢慢闭拢来，想要打盹，他总是轻轻推我一下，我立刻如梦方醒，挣扎精神，继续学习。他这样对

待学生，在当时可算是开通之极；要是换了别位教师，戒方可能就落在我的头上了。

吴先生认为每一段唱，必须练到几十遍，才有坚固的基础。如果学得不地道，浮光掠影，似是而非，日子一长，不但会走样，并且也容易遗忘。

关于青衣的初步基本动作，如走脚步、开门、关门、手势、指法、抖袖、整鬓、提鞋、叫头、哭头、跑圆场、气椅这些身段，必须经过长时期的练习，才能准确。

跟着又学了一些都是正工的青衣戏，如《二进宫》《桑园会》《三娘教子》《彩楼配》《三击掌》《探窑》《二度梅》《别宫》《祭江》《孝义节》《祭塔》《孝感天》《宇宙锋》《打金枝》等。另外配角戏，如《桑圆寄子》《浣纱记》《朱砂痣》《岳家庄》《九更天》《搜孤救孤》……共约三十几出戏。在十八岁以前，我专唱这一类青衣戏，宗的是时小福，老先生的一派。

吴先生对我的教授法，是特别认真而严格的。跟对待别的学生不同，他把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我身上，好像他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希望，要把我教育成名，完成他的心愿。我后学戏而先出台，蕙芳、幼芬先学戏而后出台，这原因是我的环境不如他们。家庭方面，已经没有力量替我延聘专任教师，只能附属到朱家学习。吴先生同情我的身世，

知道我家道中落，每况愈下，要靠拿戏份来维持生活。他很负责地教导我，所以我的进步比他们快一点，我的出台也比他们早一点。

我能够有这一点成就，还是靠了先祖一生疏财仗义，忠厚待人。吴先生对我的一番热忱，就是因为他和先祖的感情好，追念故人，才对我另眼看待。

吴先生在先祖领导的四喜班里，工作过多年。他常把先祖的逸闻逸事讲给我听。他说：“你祖父待本班里的人，实在太好。逢年逢节，根据每个人的生活情形，随时加以适当的照顾。我有一次家里遭到意外的事，他知道了，远远地扔过一个小纸团儿，口里说着：‘菱仙，给你个槟榔吃！’等我接到手里，打开来看，原来是一张银票。”

当时的科班制度，每人都有固定的戏份，像这样的赠予，是例外的，因为各人的家庭环境、经济状况不同，所以随时斟酌实际情况，用这种手法来加以照顾。吴先生还说，当每个人拿到这类赠予的款项的时候，往往正是他最迫切需要这笔钱的时候。

忆常州府中学堂元博师

钱 穆

余十三岁入常州府中学堂，时为清光绪末年之冬季。中学新生共分三班，入学未一周，宿舍才定，校中即出布告，许诸生自量学力，报考二年级。中学部果育高四级同学七人，全体报名应考，亦嘱余参加报名，幸皆录取。在校未及两月，即放寒假。明年起，余十四、十五、十六三年，皆在府中学堂，凡三年又三月。记忆最深者，为监督屠孝宽元博师。师武进人。监督即犹今称之校长。

.....

时余童稚无知，元博师尤加爱护。犹忆初应入学试，有一人前来巡视。方考国文课，余交卷，此人略一阅看，抚余肩，谓此儿当可取。初不知为何人，后入学，乃知即



图1 钱穆于素书楼前。

元博师也。

时学校规定，每学年试皆发证书，具列本学年各课程，及各任科诸师之姓名，并记各科考试所得分数。由任课教师加盖图章，乃由监督署名分发，其事极郑重。是年考图画科，分临画默画两项，默画题《知更鸟，一树枝，三鸟同栖》，教本中有此图。余伸笔作一长条表示为树枝，长条上画三圈表示为三鸟，每圈上部各加两墨点表示为每一鸟



图2 钱穆与新亚书院社员们合影。

之双目。所点皆浓墨，既圆且大。同学见余所缴卷，课后大加戏谑，谓余所画此圆而大之双目，极似图画科杨老师。课堂外语，为杨老师所闻，极激怒。余之图画科分数遂得零下二厘，尚不到一分。唯学校规定各科平均须满六十分，才得升级。任何一科分数不足四十分，亦留级。越数日，元博师召余至监督室，戒余每科须平均发展，不得于任一科轻忽。告余今年考试图画科得分太低，已商诸师长，可将其他各科得分多者酌减移补。命余立即去杨老师处请罪，求恕。余因言，图画科考试不及格罪有应得，监督爱护之意更所感激，唯平日对国文历史两课尚知用心，不愿将此两